

宋代碑志文中所见郡名考论

——以《范文正公文集》为例

仝相卿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河南开封, 475001)

〔提要〕宋人在撰写碑志文时, 有使用在宋代无实际意义的郡名代替州名称的现象。以范仲淹为例, 他撰写的碑志文中使用郡名主要有“沿袭唐代郡名”、“辖县+郡”和“别名+郡”三种形式。通过对宋人所用郡名对应州名的考证, 可以丰富墓主的生平事迹及仕宦经历, 有补充史籍不足的作用, 甚至可以起到校勘史籍的功能。但是, 作为有较强时代意义的地名, 这样的借用现象无疑给研究者理解墓主生平增加难度, 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认真厘清。

〔关键词〕范仲淹 《范文正公文集》 墓志碑铭 郡名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 (2014) 03-0089-10

〔收稿日期〕2014-01-18

〔作者简介〕仝相卿 (1984—), 男, 河南滑县人, 文学博士,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 周振鹤先生称其为“二级半或虚三级制”^①, 李昌宪先生则认为是“三级行政建制, 于州、县两级之上设路, 以总领三百余州军”^②。然无论如何定义“路”的地位, 学者们对“府、州、军、监”作为统辖县的上一级政区之认识并无不同。然而, 宋人在撰写碑志文时, 常会用在宋代并无实际意义的郡名代指州的称谓。如: 尹洙撰陈赓墓志铭, 称其为“邺郡安阳人”^③; 尹洙在李渭墓志中记载了其上书治理黄河水患事: “先是, 河决东郡, 历岁未平, 公以《治河十策》为献。会参知政事鲁公宗道奉诏行河, 即奏同至东郡。”^④ 周行己提到“元丰作新太学, 四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温海郡去京师阻远, 居太学不满十人”^⑤; 葛胜仲云祝康“崇宁元年守鲁郡”, 并提及了其曾有“知赵、晋、潞、兖四郡”的经历;^⑥ 等等。撰者如此书写, 当为对当时地名的雅化现象, 对时人而言不会造成任何理解上的不便, 但对于后世研究者来说, 这样的雅化往往带来对墓主生平、仕宦等研究的困难。只有厘清碑志文中郡名所指, 才能对墓主仕宦、生平事迹有更为准确的了解, 以之为基础, 从而推进对墓主生平事迹、仕宦经

历、政治活动等各方面的研究。故就利用墓志碑铭分析墓主及与其相关的问题层面而论, 这种借代现象似乎并不值得提倡。

以郡称代替当时地名的现象, 较具代表性的反映在北宋名臣范仲淹、尹洙等作品当中。现尝

①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②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③〔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4《故将作监主簿陈公墓志铭并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15页。

④《河南先生文集》卷15《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降授右监门卫将军持节惠州诸军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轻车都尉陇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李公墓志铭并序》,第427页。

⑤〔宋〕周行己撰,周梦江笺校:《周行己集》卷7《赵彦昭墓志铭》,(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⑥〔宋〕葛胜仲:《丹阳集》卷13《左朝议大夫致仕祝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7册,第522—523页。

试以《范文正公文集》为基础,讨论范仲淹在碑志文撰写中以郡称代替州名这一情况,以期引起研究者对类似现象的关注。今检《范文正公文集》计有神道碑4篇,墓志铭17篇,墓表5篇,凡涉及郡名37处52次。需要说明的是,在所涉及的37处郡名中,海陵郡出现5次,姑苏郡4次,回中郡3次,高密郡、寿春郡、桐庐郡、玉山郡、曹南郡及合肥郡各2次,其余出现1次,以下考述以出现次数多少为序,同样次数则以文集中先后为准。凡相同郡名可考实者,直接附于该郡名考证之后,不赘列史料;相同郡名有因直接资料不足而无法详考者,置于该郡名可考者之后稍加说明。

一 碑志所见郡名考实

1. 海陵郡

张纶墓志中云:“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废旷久,秋涛为患。公请修之,议者难之,谓将有蓄潦之忧。”^①相同事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八月丁亥条载:“诏修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请修复之。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总其役。难者谓涛患息则积潦必为灾。”^②既云修泰州捍海堰,那么海陵郡所指当为泰州。以海陵郡代指泰州还见于田锡墓志、滕宗谅墓志、王质墓志与谢涛神道碑当中。

2. 姑苏郡

谢涛神道碑中称:“(谢涛)及冠,居姑苏郡。时翰林王公禹偁、拾遗罗君处约,并宰苏之属邑。”^③尹洙撰谢涛行状曰:“既冠,寓居吴郡。”^④然而欧阳修撰谢涛墓志铭时则称其“稍长,居苏州”^⑤。统而言之,范仲淹所言“姑苏郡”与尹洙所谓“吴郡”皆当为苏州。类似以姑苏郡代指苏州又见王质墓志。

另外,范仲淹撰许衮墓志与元奉宗墓志中皆有“姑苏郡”之称。许衮墓志中云:“(许衮)乃拜太子右赞善大夫,通判姑苏郡事。”^⑥元奉宗墓志铭中曰:“(元奉宗)求分务南都,寻告老,归姑苏郡。”^⑦然因对应资料不足,暂置于此,容后详述。

3. 回中郡

胡令仪神道碑中记载:“朝廷以河东方窘财用,改河东转运使。公请借民飞挽,以实边郡。

人或媒孽以为非便,朝廷惑其说,徙守回中郡。”^⑧对于此次任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三月癸亥记载:“河东转运使、金部郎中胡令仪知泾州,殿中侍御史朱谏知耀州,并坐调发扰民也。”^⑨胡令仪职官及调任缘由均与墓志一致,故回中郡当为泾州。滕宗谅墓志中亦见以回中郡代指泾州的情况。

4. 高密郡

蔡齐墓志铭中言及:“(蔡齐)转礼部郎中、龙图阁学士,守西京。以便亲,求为高密郡,徙南京。”^⑩欧阳修撰蔡齐行状时,于此事记载曰:“(蔡齐)迁礼部郎中,改龙图阁直学士,出为西京留守。是时鲁肃简公方参知政事,争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亲便,求改密州。”^⑪张方平撰蔡齐神道碑亦有类似说法:“久之,除(蔡齐)龙图阁学士、知密州,徙应天府。”^⑫均可推知墓志所云高密郡为密州。胡令仪神道碑中也有此

①[宋]范仲淹撰,[清]范能潜編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乾州刺史张公神道碑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八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19页。

③《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第265页。

④《河南先生文集》卷12《故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第399页。

⑤[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63《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13页。

⑥《范文正公文集》卷13《赠户部郎中许公墓志铭》,第275页。

⑦《范文正公文集》卷13《都官员外郎元公墓志铭》,第279页。

⑧《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第260页。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三月癸亥,第2555页。

⑩《范文正公文集》卷14《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第293页。

⑪《欧阳修全集》卷38《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行状》,第555页。

⑫[宋]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37《推诚保德守正功臣正奉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颍州军州事管内劝农使上柱国汝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谥文忠蔡公神道碑铭》,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81页。

指代现象。

5. 寿春郡（附高安郡）

谢涛神道碑中称道：“（谢涛）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诏通判大藩，得寿春郡，移高安郡，改知兴国军。”^①其行状中则云：“太宗面谕，令通判大藩，即通判寿州，迁秘书丞。又通判筠州，知兴国军。”^②故寿春郡当为寿州，高安郡为筠州。王质墓志中也有以寿春郡代指寿州的情况。

6. 桐庐郡

田锡墓志中记载了他仕宦桐庐郡的事实：“（田锡）出为河北转运使，改知相州，就除左[右]补阙。移桐庐郡。”^③《宋史·田锡传》相应记载曰：“（太平兴国）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补阙。复上章论事。明年，移睦州。”^④故此桐庐郡当为睦州。以桐庐郡指代睦州亦见于胡则墓志。

7. 玉山郡（附福唐郡）

胡则墓志记载了其丁忧后知玉山郡的经历：“（胡则）移广南西路转运使。以户部郎中复充江淮制置发运使，转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忧。终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⑤《宋史·胡则传》称此次差遣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与丁谓结党：“（胡则）复为发运使，累迁太常少卿。乾兴初，坐丁谓党，降知信州，徙福州。”^⑥可判断玉山郡当为信州，福唐郡为福州。滕宗谅墓志中也有以玉山郡代指信州的现象。

8. 曹南郡

谢涛神道碑中记载：“边有急奏，上议北征，又京东有强寇惊郡县，而曹南阙守。朝廷虑之，遂命公往。”^⑦其行状中云：“真宗面谕宰相：‘昨日京东奏，曹州阙人，谢涛可转官知曹州。’”^⑧欧阳修撰其墓志铭中亦曰：“边臣有急奏，天子诏且亲征。是时，大贼王长寿又劫曹、濮，真宗面语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员外郎以往。”^⑨故曹南郡当为曹州。

另外，上官融墓志中亦记载了其“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⑩，但直接证据不足，无从考述。

9. 合肥郡

王质墓志中云：“朝廷除公开封府推官，初兄雍为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职，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岂乏人哉？’乃坚请外补，愿留兄京师以奉家庙，士大夫闻而贤之。往守寿春郡，期月，改合肥郡。盗有杀其徒以并其财者，吏擒之，公令处死。法寺议当贷死，遂劾之。”^⑪苏

舜钦在其行状中记载道：“公兄雍，时亦为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职，吾兄弟并命，妨寒士之进。’遂恳辞之，出知寿州……又移庐州，巨盗张雄杀其党，并所货而遁，逋者获之，公以法诛之。”^⑫由“盗杀其徒”事例可证，合肥郡当为庐州。

此外，范仲淹记载了范雍之父去世时的官职：“以太傅（按指范雍之祖父）荫为供奉官，终于合肥郡之监军。”^⑬此事史籍未详，无从考实。

10. 辰溪郡、清池郡

张纶神道碑记载：“俄以边略典辰溪郡……（天圣）六年，有大绩，迁天水郡，实提重兵，以压庶羌，盖西诸侯之长焉。及朝廷有均劳之议，徙横海军，又徙瀛州，充高阳关兵马钤辖，重北门也。岁余请老，不获命，复莅清池郡。”^⑭按《宋史·张纶传》记载称：“奉使灵夏，还会辰州溪峒彭氏蛮内寇，以知辰州。纶至，筑蓬

①《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第264页。

②《河南先生文集》卷12《故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第400页。

③《范文正公文集》卷13《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第281页。

④《宋史》卷293《田锡传》。

⑤《范文正公文集》卷13《兵部侍郎胡公墓志铭》，第285页。

⑥《宋史》卷299《胡则传》。

⑦《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第264页。

⑧《河南先生文集》卷12《故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第400页。

⑨《欧阳修全集》卷63《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墓志铭》，第914页。

⑩《范文正公文集》卷15《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志铭》，第324页。

⑪《范文正公文集》卷14《尚书度支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军府事王公墓志铭》，第296页。

⑫[宋]苏舜钦撰，沈文倬点校：《苏舜钦集》卷16《王子野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0—211页。

⑬《范文正公文集》卷14《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忠献范公墓志铭》，第306页。

⑭《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乾州刺史张公神道碑铭》，第254页。句读与点校本稍异。

山驿，路贼不得通，乃遁去。”^① 根据《宋史》相关记载与之对照，可知辰溪郡为辰州。

另外，张纶神道碑中言其“复莅清池郡”，故知他曾两次知清池郡。《宋史·张纶传》云：“（张纶）历知秦、瀛二州，两知沧州，再迁东上閤门使。”^② 而《东都事略·张纶传》亦曰：“累迁东上閤门，使历知秦〔秦〕、沧、瀛州，拜乾州刺史，再知沧州、徙颍州。”^③ 均提及张纶两知沧州的事实，故可知清池郡当指沧州。

11. 新安郡、会稽郡

谢涛神道碑中称：“（谢涛）历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俄求东归，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馆，知会稽郡。”^④ 尹洙撰谢涛行状曰：“（景德）四年，授三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乾兴元年），以疾求东归，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馆、知越州。”^⑤ 而欧阳修撰谢涛墓志铭时则曰：“既而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迁吏部郎中，直昭文馆，知越州。”^⑥ 前述已知海陵郡为泰州，且“秦”与“泰”字形相近，则尹洙所云“秦州”当为“泰州”之误。另可推知新安郡为歙州，会稽郡为越州。

12. 覃怀郡

许衮墓志中言及：“（许衮）以奉安先茔，请理覃怀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内人歌焉。”^⑦ 许衮因安葬先人坟茔求治理“覃怀郡”，而其去世后，“以某年某月，归葬于怀之河内县某乡某里”。可以推测其应该是与先人一起葬于“怀之河内县”。北宋时期河内县属于怀州，故覃怀郡当指怀州。

13. 宣城郡、宛丘郡

田锡墓志云其“释褐，除将作监丞，通判宣城郡……公在西掖，会京畿大旱，祷祠无应，遂抗章言切于时政，故有宛丘之行”^⑧。《宋史·田锡传》云：“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高等，释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锡上章，有‘调燮倒置’语，忤宰相，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⑨ 故可知宣城郡为宣州，宛丘郡为陈州。

14. 永嘉郡

胡则“丁太夫人忧。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迁屯田员外郎，提举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⑩。对于此事，《宋史·胡则传》记载：“（胡则）以太常博士提举两浙榷茶，就知睦州，徙温州。岁余，提举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⑪ 则永嘉

郡当为温州。

15. 吴兴郡

范仲淹撰沈严墓志首言“吴兴郡太守滕侯下车求故同年沈君之家，得诸孤，问其坟墓”^⑫。检《宋登科记考》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滕姓者，仅滕宗谅一人，故此同年滕侯当为滕宗谅。^⑬ 既然滕宗谅到“吴兴郡”后首先问沈严葬所，后又葬沈严“德清县之永和乡”^⑭，故德清县应该在吴兴郡统辖之下。检《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德清县均为湖州管辖^⑮，北宋前中期并无变化，故此吴兴郡当为湖州。

16. 金华郡

王丝“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其堂室仅百楹，朝廷赐州学额。又营资粮之具，最于诸郡。时金华郡阙守，外台假君领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谓婺民曰：‘我州一鉴，何夺之为？’

①《宋史》卷426《张纶传》。

②《宋史》卷426《张纶传》。

③〔宋〕王称：《东都事略》卷112《张纶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1728页。

④《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第265页。

⑤《河南先生文集》卷12《故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第400—401页。

⑥《欧阳修全集》卷63《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墓志铭》，第914—915页。

⑦《范文正公文集》卷13《赠户部郎中许公墓志铭》，第275—276页。

⑧《范文正公文集》卷13《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第281—282页。

⑨《宋史》卷293《田锡传》。

⑩《范文正公文集》卷13《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第285页。

⑪《宋史》卷299《胡则传》。

⑫《范文正公文集》卷14《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第290页。

⑬龚延明、祖慧编著：《宋登科记考》，（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6—111页。

⑭《范文正公文集》卷14《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第290页。

⑮〔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六·湖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79页；〔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5《两浙路·湖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12页。

有诣外台乞还者”。^①通过上述文字可以看出，王丝先为衢州通判，后改“金华郡”知州。而衢州父老极力挽留，并称婺州之民夺“我州一鉴”，则金华郡当为婺州。

17. 鄱阳郡

范仲淹在记述滕宗谅被罢黜时曰：“俄以言得罪，换祠部员外郎，知信州，又监鄱阳郡榷酤。”^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云：“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兖州范讽责授武昌行军司马，不签书事。新广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庞籍降授太常博士、知临江军。东头供奉官吴守则追一官。又降都官员外郎、判刑部李逊知潍州，祠部员外郎、知信州滕宗谅监饶州税。”^③故鄱阳郡即为饶州。

18. 霅上郡、岳阳郡

滕宗谅墓志云：“（滕宗谅）在玉山、霅上、回中、岳阳四郡，并建学校。”^④《能改斋漫录》中有滕宗谅在湖州兴学之记录：“滕宗谅知湖州，兴学，费民钱数千万，役未毕而去。”^⑤前述已知玉山、回中分别为信州、泾州，滕宗谅贬知岳州后亦曾兴学，尹洙《岳州学记》中记载甚详，^⑥故岳阳郡为岳州，从而可知霅上郡为湖州。

19. 淮西郡

王质墓志中记载其在淮西郡毁淫祠事：“（王质）进司封外郎，出领淮西郡……蔡俗旧祠吴元济，公曰：‘岂有逆丑而当庙食耶？吾为州长，不能正民之视听，俾民何从哉！’”^⑦相同事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言：“（王）质尝知蔡州，州人岁时祠吴元济庙。质曰：‘安有逆丑而庙食于民者？’”^⑧可知淮西郡当为蔡州。

20. 兖海郡、北海郡、汝阴郡

范仲淹记载，蔡齐“释褐，除将作监丞，通判兖海郡，移北海郡”^⑨。欧阳修撰其行状称：“初拜将仕郎、将作监丞，通判兖州……逾年，通判潍州。”^⑩张方平在其神道碑中曰：“释褐将作监丞、通判兖州，徙潍州。”^⑪知兖海郡为兖州，北海郡为潍州。

另外，范仲淹还言及蔡齐“以户部侍郎罢，终于汝阴郡”^⑫。蔡齐行状中亦有涉及：“久之，出（蔡齐）知颍州。宝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⑬则汝阴郡当指颍州。

综合上述，范仲淹撰碑志文中出现的37个郡名，除弋阳郡、颍川郡、巴汉郡、历城郡、陇城郡、淝川郡、景陵郡及淄川郡等8郡名称因直接材料不足，无法确知外，其他均可证实。

而且，从上述考证中也可看出，范仲淹在行文中所涉及同一郡的称呼，所指均为同一地。如：范仲淹被贬后曾有诗《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和《潇洒桐庐郡十绝》等数篇，其《潇洒桐庐郡十绝》中云：“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⑭而睦州桐庐县有“严子陵钓台，在县南大江侧”^⑮，故范仲淹所谓桐庐郡皆为睦州。再如：范仲淹称岳州为岳阳，其和庞籍诗现题为《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即为明证。^⑯若如此，前述未能直接考详之处可加以核实，以便厘清墓主的仕宦经历：许衮仕宦与元奉宗安居的姑苏郡，当为苏州；上官融居住的曹南郡应为曹州；范雍之父去世时的合肥

①《范文正公文集》卷16《权三司盐铁判官尚书兵部员外郎王君墓表》，第335—336页。

②《范文正公文集》卷15《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第318页。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二月丁卯，第2721页。

④《范文正公文集》卷15《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第320—321页。

⑤[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滕宗谅兴湖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89页。

⑥《河南先生文集》卷4《岳州学记》，第363页。

⑦《范文正公文集》卷14《尚书度支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军府事王公墓志铭》，第296页。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第2784页。

⑨《范文正公文集》卷14《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第293页。

⑩《欧阳修全集》卷38《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行状》，第554—555页。

⑪《乐全先生文集》卷37《推诚保德守正功臣正奉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颍州军州事管内劝农使上柱国汝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谥文忠蔡公神道碑铭》，第181页。

⑫《范文正公文集》卷14《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第293页。

⑬《欧阳修全集》卷38《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行状》，第557页。

⑭《范文正公文集》卷5《潇洒桐庐郡》，第84页。

⑮《太平寰宇记》卷95《江南东道七·睦州》，第1912页。

郡监军当为庐州监军。

然而，范仲淹所用的郡名是因袭前代而来，还是州之别名俗称，抑或有其他方式？若沿袭前代，则所述郡名属秦属汉，还是魏晋隋唐？其所用郡名是有一定规律，还是随心所欲而为之？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

二 范仲淹所用郡名特点探析

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的郡县制度在全国推行始于秦朝，两汉、魏晋及隋唐各有不同程度

的施行。唐代以后，郡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退出历史舞台，故范仲淹所用郡称在宋代行政区划方面并无任何实际作用。虽则如此，笔者以为，若把范仲淹碑志所见郡名与前代郡名做一对比，有助于我们对其使用郡称的规律有较为深入的理解。现以正史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的记载为依据列表如下：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6《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第103页。

表1 范仲淹碑志所见郡名与前代郡名的比较

序号	郡名	州名	秦郡	汉郡	隋郡	唐郡	治所
1	海陵郡	泰州	属九江郡	属九江郡	属江都郡	属广陵郡	海陵县
2	新安郡	歙州	属鄣郡	属丹阳郡	新安郡	新安郡	歙县
3	姑苏郡	苏州	会稽郡	吴郡	吴郡	吴郡	吴县
4	回中郡	泾州	安定郡	安定郡	安定郡	安定郡	保定县
5	高密郡	密州	无	无	高密郡	高密郡	诸城县
6	寿春郡	寿州	属九江郡	属九江郡	淮南郡	寿春郡	下蔡县
7	高安郡	筠州	属豫章郡	属豫章郡	属豫章郡	属豫章郡	高安县
8	桐庐郡	睦州	属鄣郡	属丹阳郡	遂安郡	新定郡	延德县
9	玉山郡	信州	属豫章郡	属豫章郡	属豫章郡	属豫章郡	上饶县
10	福唐郡	福州	闽中郡	属会稽郡	建安郡	长乐郡	闽县
11	霅上郡、吴兴郡	湖州	属会稽郡	属鄣郡、吴郡	吴郡	吴兴郡	乌程县
12	岳阳郡	岳州	属长沙郡	属长沙郡	巴陵郡	巴陵郡	巴陵县
13	曹南郡	曹州	属济阴郡	属济阴郡	济阴郡	济阴郡	济阳县
14	合肥郡	庐州	属庐江郡	无	庐江郡	庐江郡	合肥县
15	辰溪郡	辰州	黔中郡	武陵郡	武陵郡	泸溪郡	阮陵县
16	天水郡	秦州	陇西郡	天水郡	天水郡	天水郡	成纪县
17	清池郡	沧州	属钜鹿郡	属渤海郡	渤海郡	景城郡	清池县
18	会稽郡	越州	会稽郡	会稽郡	会稽郡	会稽郡	会稽、山阴二县
19	覃怀郡	怀州	属北地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郡	河内县
20	宣城郡	宣州	属鄣郡	属宛陵郡	宣城郡	宣城郡	宣城县
21	宛丘郡	陈州	颖川郡	无	淮阳郡	淮阳郡	宛丘县
22	永嘉郡	温州	属会稽郡	属会稽郡	永嘉郡	永嘉郡	永嘉县
23	金华郡	婺州	属会稽郡	属会稽郡	东阳郡	东阳郡	金华县
24	汝阴郡	颍州	颖川郡	属汝南郡	汝阴郡	汝阴郡	汝阴县
25	兖海郡	兖州	属薛郡	无	鲁郡	鲁郡	瑕丘县
26	北海郡	潍州	属北海郡	属北海郡	属北海郡	属北海郡	北海县
27	淮西郡	蔡州	属三川郡	汝南郡	汝南郡	汝南郡	汝阳县
28	鄱阳郡	饶州	属九江郡	属豫章郡	鄱阳郡	鄱阳郡	鄱阳县

从上述 29 个可考的郡名中,大体可概括出以下特点:

第一,范仲淹碑志文中有因袭唐郡名称现象。范氏所用郡名中计有 10 处与唐郡完全一致,分别为新安郡、高安郡、寿春郡、吴兴郡、天水郡、会稽郡、宣城郡、永嘉郡、汝阴郡与鄱阳郡;8 处与隋郡一致,有新安郡、高安郡、会稽郡、宣城郡、永嘉郡、汝阴郡及鄱阳郡;天水郡和会稽郡 2 处与汉郡一致,仅会稽郡 1 处与秦郡一致。不过,凡范仲淹所用郡名与秦、汉、隋郡名相同者,皆为唐代沿袭前代郡名所致,若范仲淹所用郡名与唐代郡名不同,则和隋代之前郡名绝无重合者;且唐代“寿州”为“寿春郡”,“湖州”为“吴兴郡”,是范仲淹在碑志中亦使用而隋及以前所无的郡称,故可知范仲淹所借用的应为唐郡之名称。

第二,范仲淹碑志文中所用郡称多以“辖县+郡”命名,其特殊形式则是“治所+郡”。在可考记录中,“辖县+郡”计有 18 处,其中包括“治所+郡”共 12 处。“治所+郡”形式中与因袭唐郡重合者有 5 处:越州(治会稽县、山阴县)、宣州(治宣城县)、温州(治永嘉县)、颍州(治汝阴县)和饶州(治鄱阳县),范仲淹分别撰为会稽郡、宣城郡、永嘉郡、汝阴郡及鄱阳郡。除此之外,还包括 3 个新置州和 4 处非新置州:新置州有泰州(治海陵县)、筠州(治高安县)、潍州(治北海县),范仲淹分别撰为海陵郡、高安郡及北海郡;非新置州有:庐州(治合肥县)、沧州(治清池县)、陈州(治宛丘县)与婺州(治金华县),分别记为合肥郡、清池郡、宛丘郡及金华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置州,指代它们的郡名之前并无成例可循,显示了范仲淹撰文使用郡名有“治所+郡”的习惯。此外,非“治所+郡”的“辖县+郡”有 6 处:密州(辖高密县)、寿州(辖寿春县)、睦州(辖桐庐县)、信州(辖玉山县)、辰州(辖辰溪县)、秦州(辖天水县),范仲淹在碑志文中分别记为高密郡、寿春郡、桐庐郡、玉山郡、辰溪郡和水天郡。

第三,范仲淹所用郡名中部分为宋人对该州的别名,而此别名一般多与辖区的山川遗迹等地理方面的命名及辖区内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人事方面的命名等有关,^①可简化为“别名+郡”形式。就前述记录中,有姑苏、回中、福唐、霅上、岳阳、曹南、覃怀、兖海及淮西等

9 郡。

范仲淹有诗称:“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②可见在范仲淹话语中,姑苏的称呼由来已久,而起渊源当和辖区内之“姑苏山”有较大联系^③。方勺也记载了姑苏即苏州的事实:“吴伯举舍人知苏州日,谒告归龙泉,迁葬母夫人……舍人竟卒于姑苏。”^④北宋泾州政区所辖范围,秦属北地郡,汉至唐郡县制时期一直沿用安定郡不变,范仲淹称泾州为回中郡,概因此地秦朝有回中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张守节引《括地志》云:“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⑤北宋时期,福州有“福唐”的别称,张耒撰李处道墓志曾言及:“五代时有讳澄者,尝为梁使闽,遂居晋福之连江,故今为福唐人。”^⑥而 1991 年出土于湖北鄂州市的李处道墓志则曰:“五代时有讳澄者,尝为梁使闽,遂留居福之连江,故今为福州人。”^⑦丧家虽改张耒所撰福唐为福州,然这恰可说明“福唐”在北宋确属福州之别名,这应该和福州州治福清县唐代称福唐县有关^⑧。湖州为霅上郡,晁补之曾云:“奉敕就差知湖州,已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讫。始解蒲中,即临霅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

①史念海先生以县名为例,认为县名来源有地理与人事两方面的命名现象,而华林甫则进一步研究,得出中国古代地名主要有“以方位命名”、“以山为名”、“以水为名”、“以具体地理实体为名”、“因事名之”、“年号地名”、“以形得名”及“以姓氏、人物为名”等原则。参阅史念海:《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 年第 1 辑,第 41—43 页;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3—39 页。

②《范文正公文集》卷 5《依韵酬章推官见赠》,第 88 页。

③《太平寰宇记》卷 91《江南道三·苏州》,第 1820 页。

④[宋]方勺撰,许沛藻、杨立扬点校:《泊宅编》卷 10,(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60 页。

⑤《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六》。

⑥[宋]张耒撰,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卷 60《李参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883 页。

⑦见熊亚云:《鄂州出土墓志、地券辑录及讨论》,《东南文化》1993 年第 6 期,第 34 页。

⑧《太平寰宇记》卷 100《江南东道一二·福州》,第 1994 页。

名城。”知霅上为湖州别名,^①这或许与其辖境内有“霅溪”^②有关。怀州称覃怀郡,是因《禹贡》所谓“覃怀底绩,至于衡漳”^③,即为此地。范仲淹对岳州的称呼,其和庞籍诗《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④,即称岳州为岳阳,当为别称。宋人有关“曹南”的记载,苏颂在撰制书时云:“敕具官某:朕以东畿积寇多出曹南,故严设捕格之科,以除生聚之患。以尔得调铨筭,往专尉循,能奋勇谋,悉擒凶党。”^⑤从制书题名知王洎被任命为曹州县尉,而称积寇多出曹南,则此曹南定指曹州。曹南名称之由来,或与其境内辖“曹南山”^⑥有关。充海之称,王辟之曾云:“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间相继状元及第……文正送文定《移镇充海诗》有‘锦标夺得曾相继,金鼎调时亦践更’之句……盖文定再镇充。”^⑦上述可知,王曾因李迪知兖州而作《移镇充海诗》,则宋代充海当为兖州之别名。宋代称蔡州为淮西郡,陈师道诗曰:“又为太守专淮右,胜喜郎君类若翁。”任渊注云:“若翁,犹言乃翁,谓六一居士亦尝知蔡州,蔡州在淮西。”^⑧故知蔡州称淮西郡亦当为宋代之别称。

如上述可见,范仲淹在碑志文中郡称并非有固定模式,但大体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因袭唐代郡名;第二,以州治所所在或州下辖县冠以“郡”字指代该州;第三,以别名、俗称加“郡”字代指该州。若上述原则无误的话,当可以之为基础,推测史料不足征而未能直接考实的郡称所指州名。

三 未详考郡称试推测

未能详考的8处郡名中,前述总结范仲淹使用郡名的三种特点同时存在,以下试加推断。

1. 因袭唐代郡名

(1) 胡令仪“丁太夫人忧,服除,补颍川郡法掾”^⑨。检《旧唐书·地理一》许州政区沿革,许州,“隋颍川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许州”,“天宝元年改为颍川郡”,^⑩则范仲淹所谓颍川郡当为许州。

(2) 范仲淹记载许衮生平时云:“以前均榷浙右,坐联职之累,降品一等,领饶阳钱监。未几辩之,移倅弋阳郡。”^⑪《太平寰宇记·光州》记载:“秦属九江郡。汉为西阳县,属江夏郡。

魏分置弋阳郡……隋初郡废为州,炀帝初又为郡。唐武德三年平江淮,改为光州,置总管府……天宝元年改为弋阳郡。”^⑫故知弋阳郡乃因袭唐代郡称,所指为光州。

2. “辖县+郡”或“治所+郡”

(1) 胡令仪“迁国子博士,拜虞部员外郎,典历城郡……徙陇城郡,历比、驾二部外郎”^⑬。历城郡与陇城郡,《太平寰宇记》均有以之为县名者,其中齐州“今理历城县”^⑭,秦州“元领县五。今六,成纪、陇城、清水,天水,长道,大潭”^⑮,故历城郡和陇城郡当分别指齐州与秦州。

(2) 墓主张问“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

①[宋]晁补之:《鸡肋集》卷55《湖州谢到任表》,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六·湖州》,第1878页。

③《尚书正义》卷6《禹贡》,十三经注疏本。

④《范文正公文集》卷6《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第103页。

⑤[宋]苏颂撰,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集》卷31《曹州南华县尉王洎可太常寺奉礼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8页。

⑥《太平寰宇记》卷13《河南道一三·曹州》,第265页。

⑦[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7《歌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5页。

⑧[宋]陈师道撰,任渊注:《后山诗注》卷12《送欧阳叔弼知蔡州》,(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58页。

⑨《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第260页。

⑩《旧唐书》卷38《地理一》。

⑪《范文正公文集》卷13《赠户部郎中许公墓志铭》,第275—276页。

⑫《太平寰宇记》卷127《淮南道五·光州》,第2511页。

⑬《范文正公文集》卷12《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第260页。

⑭《太平寰宇记》卷19《河南道一九·齐州》,第381页。

⑮《太平寰宇记》卷150《陇右道一·秦州》,第2898—2899页。

郡”^①。《太平寰宇记》记载：复州，“今理景陵郡”^②。则景陵郡应为复州。

(3) 范仲淹撰蔡元卿墓表云：“时方尚雕虫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之北郊。”^③《太平寰宇记》云：缙州，“今理淄川县”^④。故淄川郡当为缙州。

3. “别名+郡”

(1) 胡令仪在宋真宗即位后“改大理丞……秩满，迁守巴汉郡，赐五品服”。前代无以“巴汉”为郡名或县名者，则此巴汉郡所用当为别名。宋人用巴汉代指益州，胡宿有诗《送益州运使田学士》曰：“巴汉静归筹笔内，岷峨闲入画图中。”^⑤故墓志中巴汉郡应指益州。

(2) 元奉宗墓志中，范仲淹称其“擢拜太子中允，领淝川榷酤”^⑥，前代亦无以淝川为郡名或县名者，故此淝川郡也当为用别名。宋祁曾有诗《中山公损疾二首》，其后附注：“时公有淝川之命。”^⑦此处淝川，宋祁亦称淝上，《景文集》卷13有诗题为《闻中山公淝上家园新成秘奉阁辄抒拙诗寄献》，其中曰“为乐东平得再麾”，其后注释云“两镇淝上”。^⑧既称再麾东平，有云两镇淝上，则淝上应为东平之别称，而东平郡为郢州在唐天宝元年（742）所改郡名，^⑨故范仲淹所谓淝川郡应为郢州。

结 语

对于范仲淹所撰碑志文中郡名的考证，可以厘清墓主的生平事迹及仕宦经历，有补充史籍不足的作用。如：传世文献对许袞、元奉宗、胡令仪及上官融等记载均不详，墓志材料成为研究他们生平事迹、仕宦经历及家族发展等最重要的依据，通过对郡名的考订，可以使他们模糊化的信息得以厘清。

而且，用碑志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有校勘史籍的功能。前述尹洙撰谢涛行状中记载谢涛“大中祥符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四部丛刊初编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河南集》亦作是说。然欧阳修撰谢涛墓志中云谢涛“知泰州、歙州”，范仲淹撰谢涛神道碑称其“出守海陵、新安二郡”。通过考察范仲淹所用郡名，知海陵郡为泰州，与欧阳修记载一致，故可判断尹洙所载秦州为泰州之误，当据以改之。又如：传世文献中有

关滕宗谅仕宦经历的记载，亦有歧互之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二月丁卯条云：“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兖州范讽责授武昌行军司马，不签书事。新广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庞籍降授太常博士、知临江军。东头供奉官吴守则追一官。又降都官员外郎、判刑部李逊知潍州，祠部员外郎、知信州滕宗谅监饶州税。”^⑩《宋史·滕宗谅传》则曰：“（滕宗谅）乃以泰州军事推官，诏试学士院……降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⑪其他材料不载此事，然根据前述考证，范仲淹记述滕宗谅被“俄以言得罪，换祠部员外郎、知信州，又监鄱阳郡榷酤”^⑫，鄱阳郡乃采用“治所+郡”的形式，所指为饶州，故《宋史·滕宗谅传》所载池州误，当据以改为饶州。

然而，宋代碑志文借用前代郡名的现象主要与撰者个人习惯有关，并不是所有人都使用或赞同的。与范仲淹、尹洙同时代的古文运动健将欧阳修撰写碑志文计20卷111篇，绝无以郡名替代当时州名的现象。前引传世文献李处道墓志与出土墓志对比，丧家把“福唐”订正为“福州”，也是不同意撰者用前代地名指代当时地名，在墓

①《范文正公文集》卷15《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耀州华原县事张君墓志铭》，第322页。

②《太平寰宇记》卷144《山南东道三·复州》，第2802页。

③《范文正公文集》卷16《赠大理寺丞蔡君墓表》，第334页。

④《太平寰宇记》卷19《河南道一九·缙州》，第375页。

⑤[宋]胡宿：《文恭集》卷5《送益州运使田学士》，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范文正公全集》卷13《都官员外郎元公墓志铭》，第279页。

⑦[宋]宋祁：《景文集》卷16《中山公损疾二首》，丛书集成初编本。

⑧《景文集》卷13《闻中山公淝上家园新成秘奉阁辄抒拙诗寄献》。

⑨《太平寰宇记》卷13《河南道一三·郢州》，第247—248页。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二月丁卯，第2721页。

⑪《宋史》卷303《滕宗谅传》。

⑫《范文正公文集》卷15《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第319页。

志刻石过程中所做的“润饰”。^①另外，尹洙虽常用郡名代替当时州名，但有记载称其对类似问题进行质疑，毕仲荀《幕府燕闲录》中记载：“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志，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之。’明日以示师鲁，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己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②尹洙认为将转运使写为部刺史、知州记为太守的做法会导致后人的疑惑，不利于理解。宋代碑志文中类似职官借用前代的情况并不多见，而地名的借用则属普遍，虽借代内容不同，然其实质则是一致的。赵翼亦曾云：“文章家于官职舆地之类，好用前代名号以为典雅，此李沧溟诸公所以贻笑于后人。孙樵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书一时制度，使后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取前代名器，以就简牍。”^③也是针对文章中职官、地理等借用前代名称现象给予的批评。

据学者研究，宋代碑志文开始对墓主事迹加以强调，较之唐代墓志所表现出来的哀悼文学性质，北宋墓志已经转化为传记文学或史传文学。^④而传记文学或史传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对传主的生平事迹有较为详细地描写，以便为后世留下翔实可信的资料。许多学者在研究宋代

墓志碑铭的史料价值时，都言及其对墓主生平事迹、家族发展、婚姻关系等研究的重要作用，^⑤这需要利用到碑志文中职官、地名等方面的信息。然而职官、地名之类本是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这已多为政治史、家族史、历史地理等学者们所利用，故借前代之名典雅与否可以见仁见智，但对研究者理解过程中“人为”增加难度，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需要在使用时认真梳理。

（本文的撰写，匿名评审专家给出了极富指导性的意见，罗家祥教授、徐少华教授、赵国华教授、刁培俊教授及陈文龙博士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本文修改帮助甚大，附示于此，谨致谢忱。）

① 详见仝相卿：《北宋墓志碑铭“异刻”现象研究——以石本、集本比勘为中心》，未刊稿。

② [元]陶宗仪：《说郛》卷14，（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③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22《文章忌假借》，（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29页。

④ 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第35—42页。

⑤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〇二，2001年，第iv—v页；王德毅：《墓志铭的史料价值》，《东吴历史学报》第12期，2004年12月，第1—24页。

The Prefecture Name on the Inscriptions in Song Dynasty: In the case of Fan Wenzheng Gong Wenji

Tong Xiangqing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actually meaningless Northern Song prefecture names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province names in Fan Zhongyan's inscription writings. This phenomenon included three types, i. e., "following prefecture name of Tang Dynasty", "county name plus prefecture name" and "byname plus prefecture name". Research on the way of naming prefecture is very helpful for studying the host's lifetime and experiences as an official, and completing insuffici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owever, the way for using different names of prefecture undoubtedly created a lot of man-made difficulties in comprehending host's lifetime and caused wrong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act.

Key words: Fan Zhongyan; Fan Wenzheng Gong Wenji; Inscription; Prefecture